

爱
晚
文
丛

嶽麓書院

謝
冰
心
選
集

下卷

於斯為盛

藏之名山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璞自选集/谢璞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12
(爱晚文丛)
ISBN 7-5404-3153-9

I. 谢… II. 谢… III. 小说-散文-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553 号

《爱晚文丛》

谢璞自选集(上、下)

谢璞 著

责任编辑:薛健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

200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625

字数:430千字

ISBN 7-5404-3153-9

I·2039 丛书定价:378.00元

本册定价:54.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谢璞,汉族,1932年11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

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三期毕业。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职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湖南省人大三、五届代表,湖南省政协七届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四、五、六届代表大会代表。历任“洞口报”社编辑、记者,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执行主席,湖南作家协会副主席、荣誉主席,湖南省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小溪流》杂志主编、《小天使报》(创始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评委,中国作家访问缅甸国(1989年12月—1990年1月)代表团团长。

先后共出版作品二十多部,主要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二月兰》、《姊妹情》、《无边的眷恋》、《信誓旦旦》、《剪春罗》、《血牡丹》、《美妙的夜空》,长篇小说《海哥和“狐狸精”》,长篇童话《小狗狗要当大市长》和散文集《珍珠赋·谢璞散文选》等。小说《芦芦……》被译成英、法文发行国外,《竹娃》和《忆怪集》均获全国儿童文学奖。《丁香梦》获陈伯吹奖。中篇小说《信誓旦旦》1981年获湖南省文学创作奖。散文《珍珠赋》入选国家教委审定的全国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文科教材。《湖的呼唤》和《一片“菩提树叶”》先后荣获全国散文一等奖和金奖。《二月兰》、《竹娃》、《五月之夜》和《珍珠赋》等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

目 录

散文卷

珍珠赋.....	(3)
湖的呼唤.....	(6)
母亲	(11)
我有一口“井”	(36)
问道长安	(40)
呼唤	(45)
“上帝”吟	(50)
雀疑	(55)
开戒	(58)
长相思,在蓝天.....	(63)
无名峰上观日跳	(71)
留在泰山的“鸽子”	(76)
花之安宁	(81)
打靶记	(86)
我的“阿傻”	(88)
茵丽湖的活力	(91)
荒诞的梦	(95)
扇梦	(97)

踩贝	(100)
一滴茅台	(104)
流蜜的橘子	(108)
登春台祈福	(111)
关于《珍珠赋》的复信	(113)
汨罗江的鱼(外二章)	(118)
布谷飞飞何处	(120)
装饰品(外一章)	(122)
多情是芳草	(125)
白发转青梦	(128)
一片“菩提树叶”	(131)

儿童文学卷

竹娃	(135)
丁香梦	(147)
回顾我的童年(节选两章)	(152)
“芦芦……”	(177)
血牡丹	(196)
阳雀怨	(209)
残酷的游戏	(227)

附录：评论

严文井：严文井致谢璞	(245)
欧阳文彬：漫谈谢璞的作品	(249)

冯放:漫谈谢璞的创作道路	(256)
朱日复:美的追求	(263)
艾斐:对交替变革时代的艺术观照	
——评谢璞长篇小说《海哥和“狐狸精”》	(266)
袁千正:谢璞的新奉献:审美意识的自我超越	
——读《海哥和“狐狸精”》	(272)
别道玉:简论谢璞的儿童题材作品	(280)
谢璞著作出版存目	(285)
后记	(288)

散文卷

珍珠赋

芙蓉花开的日子,我和几位同志访问了浩瀚的洞庭湖。它是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又盛产珍珠。

古老的洞庭,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不加治理,洪水常常泛滥,原是“森茫千里白”的地方。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叹道:“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画。……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但这只是诗人的幻想。在旧中国,洞庭湖到处是溃决堤垸的灾难,只有满湖的血泪,无尽的悲忿。就拿一九三五年来说,滨湖一带溃决垸子一千三百多个,活活淹死了三万七千五百多人,还有四百多万人挣扎在污泥秽水里,无家可归。可是,古代的诗人们,哪曾料到历史的长河中,竟会涌现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伟大时代!在红日照耀下,几百万洞庭人民挥舞“倚天剑”,指画洞庭,整修了滨湖堤垸及湘、资二水入湖的洪道,完成了大通湖蓄洪工程,“龙宫”不仅变成了“闾里”,“水府”不仅能生“禾麦”,而且大量地生产了珍珠。

在一只渔船上,我们大开了眼界。一个白发老渔民从舱里捧出一握珍珠来,只见那颗颗珍珠,有大如羊奶子头的,有小如红豆的,光华四射,莹光熠熠,鲜艳夺目。我们问每年可以收多少颗珍珠,老渔民笑着说:“这里的珍珠不是论颗数,而是论斤两的。汉寿县有个大队,今年就可收珍珠一百一十多

斤!”

珍珠是名贵的药材和装饰品。我国自古就有出产珍珠的盛名,合浦珠的采捞,从汉代就开始了,至今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但洞庭湖产珍珠,却是近几年的事。滨湖人民利用天然水源,精心养殖珍珠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摸索出了养殖的规律,获得了优质高产。这是令人赞叹的奇迹。然而,老渔民告诉我:洞庭湖还有更美的珍珠!

离开渔船,走上堤岸,只见千百条水渠,像彩带似的,把无边无际的田野,划成棋盘似的整齐方块。那沉甸甸的稻谷,像一坳坳金黄的珍珠;炸蕾吐絮的棉花,像一厢厢雪白的珍珠;婆娑起舞的莲蓬,却又像一盘盘碧绿的珍珠。那大大小小的河港湖泊,机帆船穿织如梭,平坦的长堤公路上,拖拉机往来不断,到处是机声隆隆,水畅人欢。今日洞庭,诗意盎然,彩笔难绘,简直是一个用珍珠缀成的崭新世界!

我们来到有名的白洋湖边,坐上名叫“双飞燕”的渔船,在比小河还宽的渠道中缓缓前行。清水滔滔地流着,渠道两岸密密地栽种着千姿百态的绿树,有香椿、泡桐、苦枣、白杨和挡浪柳。划行十几里,进入白洋湖口子边的卫星湖。这里养了大量的鱼,有鲢鱼、青鱼、草鱼、麻牯莲子鱼、大鲤鱼,还有来自武昌的花鳞甲的金鲤……

我正被这些鱼群吸引着,突然前方传来一阵清亮的歌声:

手握珍珠喜盈盈,
千颗万颗照洞庭;
好水一湖金不换,
幸福源头在北京。

……

穿过一丛密密的垂柳,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幅别致的水彩画。一望无际的莲荷,花红叶绿。一群穿着各色衣裳的姑娘,驾着织布梭子形的采莲船,一边不停地采摘莲蓬,一边唱着笑着。

看到洞庭湖丰收的图景和欢乐的人们,谁也想象不到,这里,今年持续有一百二十多天没有下雨,历年防洪防汛的滨湖突然遭到了严重干旱。可是滨湖人民为了祖国富强,千方百计战胜了旱魔。就以南县来说,全县共出动了六万多人,苦战了半个多月,日日夜夜,争分夺秒,筑了五条坝,堵了四条河,实现了东水北调,北水南移,既挽留了长江经过洞庭湖的水,又把湖水抽上了内河,大旱之年夺得大丰收。我们赞美洞庭湖的珍珠,更要赞美这培植珍珠的千千万万的滨湖人民,赞美他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

正当我们返回的时候,天渐渐黑了。霎时间,四面八方,电灯明亮,就像万千颗珍珠飞上了天!这排排串串的珍珠使天上银河失色,叫满湖碧水生辉。

谁猜得着,整个洞庭湖滨有多长的高压电线?湖区向机械化、电气化进军,八百多万亩土地上,已经修建了六千一百多个排灌站,一万五千多处涵闸,使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实现了旱涝保收。听说架设的高压电线共有七千六百多华里长!

洞庭呵,洞庭!在你这里,天上、地面、水下,处处闪耀着珍珠的异彩,你就是镶嵌在我们伟大祖国土地上的一颗大珍珠!应该挑选天下最鲜艳的油彩,来描绘洞庭的珍珠,因为每一颗珍珠,都沐浴着生养万物的雨露阳光,每一颗珍珠,都是洞庭碧波上开放的瑰丽花朵!

1972年11月26日

发表于《湖南日报》

湖的呼唤

且不议今日之洞庭有无八百里,但迄今它仍然是湖南的“粮仓”,常年征购粮和调出商品粮,据连篇累牍的报告上的数字公布,它占全省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还有棉花、黄麻、芦苇、鱼、虾、湘莲。一切乐意吃穿的人,该也知道它们显示了洞庭湖的优势。假如中国没有这个大湖,十一亿中国人,大概活得不会自在的。更何况“全唐诗”卷上有那么多描写洞庭湖的佳作呢?

“云梦泽”早已死了,变成了荆江大堤北边的“江汉平原”,洞庭湖还活着,仍给六百多万湖区人民赖以生存的方便。白云苍狗,世事多变,人们总希望自己休养生息的土地山水,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荡漾着盎然的灵气。七十年代初,我因胼手胝足的湖区劳动者改天换地精神而感奋,发表了《珍珠赋》,从此不少朋友常常问及我所颂扬的这块圣地,问到洞庭的珍珠及洞庭湖的男女,到了八十年代究竟是怎样一种态势?星转物移,还问到我是否有灵感再为洞庭湖作一篇赋?最近,《环境保护报》编辑肖金鉴同志又热情催促我写洞庭。我答应了,可借报纸一角,倾吐我对洞庭湖旧情未了的情爱,不也有了机会与关心洞庭湖的朋友们诉说我心头的相思与祈祷吗?

山与水是相连的。我是雪峰山下长大的,却生性对水的世界容易一见钟情。汪洋大海离我太远,也难摸深浅,加之畏

怕鲨鱼的牙齿,鳄鱼的横蛮,即使偶然隔得很近,也只能敬而远之观其胜状,惟独这洞庭湖距我不近不远,所以与我厮混得很熟。往往夹在书里的一片青丝湖草,可以叫我多少年后,也作得出许多斑驳陆离的梦来。即使有如焚的忧怒,喝上几口洞庭湖白莲熬的清汤,心境就自然恬适。洞庭湖围垸的长堤,是千里马跑不到尽头的长度。四十年来,六百万人平均每个劳力每年为修堤防汛花去的劳动日竟达到了六十天以上。一九五四年洞庭湖历史上特大洪水被他们制服了,八十年代四次大洪水,也没有把他们骇倒。过去许多被“血吸虫”造成的“无人村”、“寡妇村”,都变成了人旺财兴的村庄。这里的人们茹苦含辛,一年到头流的黑汗,大概是手指不沾阳春水的新老贵人想象不到的。所以,我许多的洞庭湖朋友,一到中、老年,总是面目清癯,他们超前预支了生命,才换来了洞庭的荣誉和丰腴。

我爱它水天一色的湖泊江河,我爱它清香四溢的异彩莲蓬,那孔雀开屏似的渔网,那幽深飘渺的渔火,那欢笑的大雁、天鹅、燕鸥、白鹤、水鸭、青鸬,还有粗犷动听的湖歌,及朋友们启明星一般的朴实而明亮的笑眼,如诗如画,看上一眼,总是永久生根心头。南湖、扁山、安乐湖、荷花嘴、君山、草尾……,每一个名字后背都融进了我的相思,无论它竹篱疏影或是绿叶扶疏的自然画面,总是引起我无限的倾心。

有人说,洞庭湖是“多情湘女”,她单独担负了长江中游荆江分洪调峰重担,保证了荆江大堤和江汉平原安全,作出过长时期巨大牺牲,每年吃进长江的泥沙一亿立方米以上,若不是她一片痴情,荆江段北面不会有长久的安宁。她这种“高风亮节”,以十倍“全唐诗”的诗篇,也颂扬不了她功德的万一。我爱洞庭,爱进了心窝窝,一想及她,心头就有五月的鲤鱼泼刺

刺驳水的涟漪。

其实,爱洞庭的人太多太多。

前不久,出生洞庭湖的一位在江汉平原当教授的朋友,他寄信给我,希望我寄一张洞庭湖的近照给他,无论山水、人物或花鸟,都表示高兴。这给我出了一个小小的难题,因为一来目前我去不了洞庭湖区;二来即使去了,也不知拍什么好,万花丛中摘一朵,并不容易。几天后,有位朋友来我家聊天,我禁不住谈起了我的心事,希望他指点我到一处地方去选取洞庭最有代表性的镜头。

“你最好同我再到湖区去逛一逛”,他原是半辈子在湖区工作的水利专家,一谈到洞庭,往往从不匆忙打上句号。

但我说明暂时去不了,他便许愿说:

“等着,过些日子我会替你寄一张来,包你满意”,稍停又兴致勃勃接上一句:“我会寄一张‘黑凤凰’彩照给你。”

哪有什么“黑凤凰”?我虽然比不得他这“湖通”,但洞庭有没有“黑凤凰”,这是不需考虑的。我猜得着,他可能会选择一种黑色的漂亮水鸟拍成照片寄我。

十天后,我收到了“湖通”君寄来的信,一剪开封口,里面就掉出一张彩照来,叫我大吃一惊,原来彩照上的“主角”,是湖边老柳树枝头呱呱啼叫的乌鸦!这种玩笑,叫人扫兴,我再糊涂也不会把它寄给荆江大堤那边那热心的朋友。

我纳闷,心情惆怅。

但是,这当儿手指无意中抽出信笺来读,那一行行熟悉的笔迹,顿时化成了声音。

……朋友,啊,朋友!

我猜得着,你不会高兴承认它是“黑凤凰”,因为她没有雇佣的号手那种瞞忧报喜的媚态。她的呱呱叫声,也许会唤起

替洞庭湖一味捧场的人们多一点清醒的头脑。我们都会晓得,建国以来,洞庭湖这个“大肚子”已经承受长江中游四口流进的四十亿立方米吐不出去的泥沙。所以,一九八八年发那么大的洪水。今后再吃些泥沙,洞庭湖会难以消受,如果再遭上一九五四年那样特大的洪水,总出口城陵矶的水位上升到三十七点三〇米,比一九五四年要高出近三米的情况下,洞庭湖区几百万人口都会在汪洋一片中填进鱼腹!

洞庭湖一旦失去对长江中游的调蓄功能,洪水往哪儿闯?难道“江汉平原”能够幸免吗?可惜的是,为什么这种可怕的现象,很少有人去设想、去叫喊呢?但我却听到乌鸦经常向人们呼吁,叫得啼血,也是五雷震动不了聋子!所以,我要赞美它为“黑凤凰”。整治洞庭的燃眉之急,恐怕不只是洞庭湖这“多情湘女”单方面承担的大事了。宋代遗留的“舍南保北”大概还不致成为一种无法改变的观念吧?人是能救自己的,人也是能彻底毁灭自己的。也许“黑凤凰”的啼叫声,会唤起千千万万关心洞庭的人们冷静思考:如何更好操心两湖的安危,唤起“治南保北”的新观念,结束洞庭湖每年淤积一亿立方米泥沙的灾祸,让衰老的湖起死回生,避免几百万滨湖人葬身鱼腹的悲剧。

.....

我反复读完这封信,心情如九级风暴下的湖水,无法平静。说实在的,彩照上的“黑凤凰”已引起了我的爱怜,它是站在一根细小的树枝上向着地面的游人啼叫,脖囊鼓大了,脖子伸得那么长,翅膀向后扇动,双脚爪子紧紧的抓住树枝,嘴巴张得那么大,口腔里确有红色的血丝。那神态,简直是忘乎所以,仿佛它在向苍天祈祷,祈求城陵矶的水位切莫升到那可怕三十七点三〇米。它太善良了,啼叫得那么认真,也许早已

忘了去觅寻点充饥的食品,来增加啼叫的热能。这种时候,我倒担心树下闲游的红男绿女中有人厌烦逆耳忠言,以闪电的速度向它投击石子,因为生活里面喜欢听忠言的人还是不算太多的,假如谁伤害了这些“黑凤凰”,说不定我也只好苦唱《诗经》中的《黄鸟》: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借此断肠诗来顶礼膜拜“黑凤凰”的天真与善心。

同时我还担心擅长贪吃一切珍禽异兽的人们,因喝茅台缺少山珍海味而打它的主意哩,豪华宴席上什么不是菜?猴头、熊掌、猫、蛇、狗、羔羊可食,未必没人想到吃掉这种“黑凤凰”?有什么法律来保护它呢?更何况它不属一、二级保护动物?不过,我很快放心了,人吃东西,是讲究口味的,这种“黑凤凰”实在不够人食的资格,因为它常替大地做清洁工,吃多了森林、山丘的腐肉,它嘴巴上肯定没有温馨的留兰香味,而且据说它本身的血与骨都是酸苦的,没有傻子愿意拿它去红烧或清炖的。所以,站在树枝上啼叫的它,距离树下的游人们那么近,那么近!简直像老友促膝谈心。

我心情豁然开朗,只想到尽快把“黑凤凰”的“近照”寄到长江那一边去。希望它能促进荆江河段两岸的安宁、清新!

1991年1月

母 亲

在儿女心目中,母亲,就是春天的阳光。我母亲是个普通劳动妇女,她爱护儿辈胜过自己的生命。

母亲给予了我生命,也铸造了我的灵魂。她不幸因病离开人世三十四年了,母爱的阳光却一直激励我去努力奋斗,做一个诚实的人,做我应该做的事,走我应该走的路。

时光像水一样流逝,母爱的阳光却永远闪烁在我心里,像清明时节血红的杜鹃一样美丽。

(一)

我母亲在人世上清苦地生活过五十年。她唯一的享受就是:为下一代牺牲自己的一切。她一生几乎没穿过一身好衣服,没吃过一餐安然饭,一直被疾病纠缠。我的母亲很文静,但有顽强的生命力。她沉默寡言,却天性聪明,有惊人的记忆力。我们兄弟在她身边读书,她虽一字不识,但只要听上几遍,就记得住。我们合上书背诵,她能指出漏了什么字句。计算数目时,人家用珠算、笔算都不及她心算快,不及她准确。她为人善良,处处克己待人,父亲只顾昼夜做工,一家生计全由母亲一手惨淡经营。

我外公靠耕种生活,有六女一男,母亲排行第四。外公迷信鬼神,笃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把女儿们看成累赘,一心